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

点击上方图片，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禅修指南、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开启智慧，增长福德，成就菩提！

第三篇　盡孝與出家

十八至廿三歲（西元一九三五至一九四○年）

26.服侍病母

上人十七歲那年，白太夫人癱瘓在床。身為么兒的上人一邊教書，一邊服侍生病的母親。上人曾經打餓七，三十六天不食粒米；希望能夠感應道交，令母親的病早日痊癒。

上人自述：

後來母親有病，我一邊教書，一邊服侍。母親癱了有半年多，我不知道母親是得了什麼病，她不能走路，也不能翻身，身上也總有一股臭的味道。我雖然是個男孩子，但是也沒有其他人能來照顧她；母親翻身、拉屎拉尿，都靠我來照顧。我在那個時候，是不是很勉強地做呢？不是，我很盡心竭力地照顧她老人家。

那時我各處找好醫生來治我母親的病，也治不好。在十八歲那一年，我常常打餓七；有時七天，有時十八天，甚至有三十六天，這麼一邊教學，還一邊打餓七。為什麼打餓七？因為希望用至誠懇切的心，能夠感應道交，願我母親的病早一點痊癒。

27.為母求藥

上人除了打餓七，祈求母親的病早日痊癒之外，並到處延請良醫為母親治病。上人聽說背蔭河（今五常市拉林鎮）有狐仙顯靈，贈醫施藥，於是上人到那裏跪了三天三夜，以至誠懇切的心為母求藥。

上人自述：

當時有人傳說，背蔭河有個狐仙在那兒顯靈，贈醫施藥，一千里地以外的人都去求藥。這個狐仙是什麼來歷？當日本軍隊到那兒駐防時，這個狐仙原來就住在那個軍營裏，後來牠把日本軍隊給攆跑了。怎麼攆跑的？這個日本軍隊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抓來很多中國人，用火車載到背蔭河那個地方。打開車門，人一走出來，就走到熱油鍋裏，活活地被熱油炸死，當時不知有多少中國人慘死在那兒！

狐仙大概也看得不高興，於是就變成一個白鬍子老人，在這個地方和日本人鬥。日本人看見這個老人出現，拿槍追他；他就往軍藥庫裏跑，沒多久軍藥庫發生爆炸。這樣爆炸過兩次，日本人知道沒有辦法在那兒住了，只好撤離那個地方。這個狐仙就有那麼大的本領！

日本人走了之後，牠就顯靈，贈醫施藥。無論多遠去的人求藥，只要用紅布包著一個碗，到那兒跪著一禱告，再打開紅布看，碗裏就會有藥出現，這麼靈驗！我想既然這麼靈，我為我母親也去求一求藥。我到狐仙爺那個空房子裏，跪著求藥；求了一天也沒有藥來，求兩天也沒有。我說：「我跪三天，如果求不到藥，我就不起來。」那時天氣冷，我就在那兒跪著，打開紅布看看，沒有藥。再跪，再打開看看，還是沒有藥，跪了三天三宿也沒有藥。我想：「是我不誠心？也不是呀！那也許是我和這狐仙沒有緣吧！」因為求不到藥，以後也就不求了。我自己原本就懂得中藥，就到藥材店買一點藥，母親吃了也沒好，沒有多久我母親就死了。

28.賒棺葬母

上人雖然家境貧困，還是處處熱心助人，甚至不收學費辦義學。上人的母親往生之後，拮据到連買棺木的錢也沒有，無力籌辦老母的後事。上人不忍一生劬勞的母親草草入殮，憑著一片孝心，如願賒得一口棺木，安葬母親。

上人自述：

我看《三國》，看到關公被人殺的時候，我哭了三天。我為什麼哭？我覺得關帝公這麼正義的人，都被人殺了，這真是太悲痛了。可是我母親死那麼大的一件事，我沒有掉過淚。為什麼？那時候可能也哭不出來，我已經盡了自己能盡的責任。我對你們講，我母親死的時候，我在她旁邊，我的口袋裏空空，連一分錢都沒有，那時真是貧窮困苦。

我把幾個哥哥都找來，他們都沒來，只有三哥白玉堂來了。我問他：「母親故去了，我們要買一個什麼樣的棺材？」他說：「唉！我們這個環境還能買什麼棺材？我們現在連吃飯都沒有錢，哪有錢買棺材？」我說：「那怎麼辦呢？」他說：「用幾塊木板釘一個木匣子，埋葬起來就算了！」我說：「這樣做太對不起母親了！她生我們這麼多個子女，死了連個棺材都沒有，這樣不好。」想要買棺材，一分錢也沒有，這怎麼辦呢？和我幾個哥哥商量，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沒有法子。我說：「你們都沒有法子，我去找朋友去。」

幸虧我平時有一些研究佛學的朋友，又參加道德會，在拉林鎮道德會任總務科長，我還認識一些人；其中有一個是賣棺材的，我就到拉林鎮去賒棺材。棺材舖老闆姓田，大家都叫他田老烏。為什麼叫老烏呢？他的嘴很黑，好罵人，是個跑江湖的，水陸兩道都通。我到那兒，這賣棺材的老板認識我，說：「你來買棺材？」我說：「我沒有錢，你賒給我可不可以？」他說：「好，我賒給你！隨便你要買什麼樣的棺材，你自己挑。你什麼時候有錢，什麼時候給我。」

我買了一個棺材，臨走的時候，這個老板又說：「你連買棺材都沒有錢，一定沒有錢辦喪事。我借給你三百塊錢，你拿去用；什麼時候有錢，什麼時候還我。」又借給我三百塊錢。在那時候，三百塊錢是很好用的，拿港幣來講，差不多可以頂現在三萬塊錢來用；因為那時候買什麼東西都很便宜，當時錢很值錢的。因為他對我很有信心的，我說：「好！」棺材沒有問題了，就想法子運棺材回去。你看！因為我平時歡喜幫助人，所以等到我有事情的時候，就會有感應，有人會來幫我。

29.孝感天地

上人把母親入殮，準備發殯。時值三月，正是東北積雪解凍之際，地面泥濘濕滑，抬棺及執紼之親友，均躊躇道路之難行。在出殯的當天清晨，天降瑞雪，封凍爛泥濁水，眾人皆讚歎上人孝行感動天地。

上人自述：

三月十九那一天，我賒了一口棺材，又有三百塊錢，就把母親的屍首盛殮起來；雇吹鼓手，買了飯菜，請一些人抬棺材，準備第二天往墳上送，發殯出去。我住的地方距離墳塋地，大約還有七、八里路。可是正逢河流解凍的時候，東北跑桃花水（東北仲春時，桃花始開，春雨初降，結冰河流開始解凍，水潮奔流，故稱為桃花水），路上非常泥濘，行路很困難。

在深夜大約二點鐘的時候，我想：人抬著棺材，不方便走路，這怎麼辦呢？這時候我就求佛菩薩來幫助我。我說：「我沒有什麼人緣，也沒有天緣。如果諸佛菩薩和上帝，能在天沒亮以前下雪，路上結凍，這個路就會好走了！」我這樣一祈求，很奇怪的，等到雞叫的時候，果然下雪了；路上的水都結成冰，冰上面又有雪，雪下有一寸這麼厚。幾十個人抬著棺材走，沒有什麼困難，也不太累。等送到墳上，天還沒光；把棺材埋到土裏，墳剛剛作好，太陽就出來了，雪才開始溶化，我想這是佛菩薩特別的感應！

30.廬墓守孝

喪禮之後，上人閉目靜坐於母墳旁，那時候真的把一切都放下，打算餓死在墳地。

上人自述：

那時候，我就準備在那兒守孝，可是在母親還沒有埋好之前，我沒有告訴任何人說我想要守孝；除自己以外，就是親戚、朋友、自己兄弟姊妹，沒有一個人知道的。為什麼呢？我做事要往真了做，我不要滿街打鑼打鼓去宣傳。等把我母親送到墳上，埋到土裏，那個時候我真是把一切都放下了；也不管借人的錢，我就坐到墳上那兒不走。有人問我：「為什麼還不走？」我說

：「我要在這兒陪陪我母親！」送葬的人聽我這麼說很驚異，都勸我回去；無論誰說什麼，我也不聽，就像聽不見似的坐在那個地方。那時候心裏也不是難過，只是想：「母親，我願意在這兒陪著你；你就是死了，也不會覺得寂寞！」就這樣在墳上開始守孝，大約是十九歲的時候。

【後記】據悉上人的母親白太夫人胡氏，大高個，長臉，常穿著一件很舊的藍布長衫，天天吃齋念佛。那時候一家十八口人，都住在一個房子，家裏很窮。白太夫人生育八個兒女，五男三女，上人是她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受過教育的。她往生時，家裏十多口人，窮得吃上頓沒下頓，實在無力辦喪事，上人就到拉林棺鋪賒了一口棺材，借了三百塊錢。

上人的母親去世時，正值清明前後，土路泥濘，鞋踩爛泥，行路困難。沒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天氣突然變冷，連風帶雪的，土路結凍。親友們很早就去白家幫忙出殯。二十四個人輪流換班抬著棺材，快步奔向白家墳地。為什麼要二十四個人抬棺材？因為棺材是紅色的，上面畫有二十四孝的圖案，以示子女的孝思。

埋葬母親以後，上人留在白家墳地，沒有回家；親友幫忙用三根木棍做個三腳架，兩面用高粱稈擋著，上人就在墳旁守孝。上人的拜把兄弟潘義振，替上人還了三百塊錢。袁家窩堡有一位叫張海春的，他回憶上人守孝的情形，說：「上人有時提著水桶出去打水，看見人也不講話；如果看見老人和長輩，上人就給他們打千（打千是滿人的禮節）。」

上人守孝時，孝名遠揚，人們都稱他為白孝子，方圓幾百里地的人，像西黃旗村的馬春陽、唐玉明，經常為上人送飯。1994年11月，上人病重在洛杉磯療養，上人姪子白景學隨侍在側。一天清晨，上人接到潘秀岷從哈爾濱打來的電話。上人對白景學說：「你認識潘秀岷嗎？她剛來過電話，她是潘義振的女兒，我從她家走的時候，她才八歲，很懂事的。」

上人低沉的聲音接著說：「你奶奶死的時候是六十六歲，我去拉林棺材鋪賒了一口棺材，又借了三百塊錢，是潘義振替我還的棺材錢。這麼多年，我沒欠過誰的人情，只欠潘義振三百塊錢，而他已經去世多年了！」說著，上人放聲大哭。看上人這樣傷心，白景學也哭了，跪下來安慰上人說：「師父，你不要哭了。注意身體，養病要緊！」

31.打破七關

「想學好，冤孽找！」守孝的第一天晚上開始，上人就面對種種不同的考驗。上人不但沒有被嚇退，以大布施心勇破七關！

上人自述：

第一關──狗關

有些人希望聽聽在墳上守孝，是什麼滋味？所以今天簡單地說一說。在守孝的第一天，就遇到大的考驗。什麼考驗呢？白天沒有什麼事情發生，等到晚間天一黑，附近這些狼狗都來麻煩我了。這些狼狗是日本時代的狼狗，都會吃人的。牠們看見在墳的旁邊有個人在那兒坐著，這是牠們的目的物，於是有幾十條狼狗從四面八方向我進攻。

我小的時候，我不怕豺狼虎豹什麼，沒有我恐懼的東西。為什麼我不怕呢？我不怕死，生來就不怕死。這時候自己想：「我就坐在這個地方，牠們願意咬也就隨牠們咬，牠們願意吃我的肉就給牠們肉吃，願意喝血就給牠們喝血！反正我是為我母親守孝，我就是死了，也死得其所。」所以把眼睛一閉，似睜不睜的，看看牠們的行動是怎麼樣？

也不知道是野狗，是假狗，不知道哪來這麼多狗，最初距離我有五十步遠，牠們一邊示威，一邊就往前闖。牠們四周這麼圍著，然後往前爬著走，越來越靠近我。走到離我有十幾步遠，牠們突然互相叫起來，互相咬起來。不知道牠們為什麼叫起來，好像有人打牠們似的，我根本都沒有動，牠們都跑了，以後再也不來了！這是第一天第一關，我闖過了這個狗腹的難關。

人想要學好，就有冤孽來找；想要成佛，就先要受魔。在這兒守孝，也可以說是一件善事；可是你要做善事，這個冤孽債都要來找你。好像這個狗的難關，可能是我過去生中，和這些狗有冤冤相報的因果，所以牠們在我什麼防備也沒有的時候，出其不意來進攻我。可是我不來和牠們敵對──不是投降，但是不抵抗；好像東北被日本佔領了一樣，不抵抗。可是東北這個不抵抗，結果被日本真的給佔領了；我這個不抵抗，連一口氣也沒有向牠們吹過，卻把牠們打敗了，所以這一點有些不同。

第二關──蚊子關

在東北，本來三月間沒有蚊子，可是也不知為什麼，第二天晚間飛來不知有多少的大蚊子，叫得很大聲。當時我想：「昨天是狗的難關，今天是蚊子的難關來了！」我本來可以把牠們都打死，但是我怎麼能對得起我母親？好了！我發一個布施心，我說：「請你們儘量來喝血，我請

客！」我就把上身的衣服都脫下來。衣服一脫下來，牠們都飛落到我身上，在身上各處爬一爬，沒有咬我就飛了。你說奇怪不奇怪？從此以後，無論什麼時候，我在墳上守孝的時候，蚊子都不咬我。我那兒來的客人，他們都被蚊子叮了，他們說：「哦，這麼多打針的，這麼多的醫生！」蚊子咬人，他們說是打針的，可是牠們不咬我。

講起來是不是像神話似的？你們各位聽得很好笑吧？其實這一點都不好玩！當時若沒有一個布施心，不把衣服脫了，牠們不一定會善罷干休的。當時我就想：「好，我布施這個血給你們！你們就是把我血都吸乾了，我死在這兒，我也不會來報復你們。我不但不報復你們，我若成佛的時候，我還要度你們這一些蚊蟲，和你們做朋友！」

我這樣一想，蚊子就要和我做朋友，牠們就是落到我身上，也不忍心喝我的血了。你看這是不是感應力？總而言之，我一真發出布施心，牠們又不要了，這是第二天蚊子關。由這個之後，我有個筆名叫「蚊子比丘」──因為我這個「度輪」和「宣化」，有些人看見很頭痛，所以我寫字署名「蚊子比丘」，就是從這兒來的。

第三關──螞蟻關

第三天晚間是什麼關呢？你們誰也想不到，猜也猜不著！是螞蟻關。成千上萬的螞蟻往我身上爬，我身上各處都是螞蟻，牠們邊爬邊咬我。我想：「這些螞蟻是來攆我，不叫我在這兒守孝？或者也是試驗我，看看我守孝的心真不真？你們想要攆我，可是我不攆你們！」我原本結雙跏趺坐，就把手腳都鬆開：「隨便你們怎麼爬，我不驅除你們！你願意往我頭上爬就頭上爬，願意臉上爬就臉上爬；願意往耳朵裏爬，往鼻子裏爬，口裏爬，隨便你們！」這樣一想，過了有半點多鐘的時間，這些螞蟻也都撤退了！這又過了一個螞蟻關，你們說奇怪不奇怪？由這個之後，我那兒連一隻螞蟻也不來了；大約螞蟻看看這個地盤，想做霸王也霸不了，所以都跑了。

由此之後，我知道只要我們存著一個沒有敵人的心，不和任何人敵對──他就和我敵對，我還是拿他做朋友；終有感化他的一天，他將來也會把你當成朋友。我後來有個筆名叫「小螞蟻」，這個筆名也就是這麼來的。

第四關──老鼠關

第四天，蚊子不來了，螞蟻也不來了，狗也不來了；老鼠跑來了，老鼠難來了。大的老鼠像貓似的，我當初以為牠們是貓，仔細一看，有的是白的老鼠，有的是灰灰的老鼠；有的是在豆地裏頭的「豆鼠子」，這種老鼠眼睛不太好，但是牠是在地下各處鑽的；還有一種老鼠叫「大眼賊」，這種老鼠眼睛很大，會跳，一跳能跳起三尺多高。我在那兒坐著，牠們來了不知有多少，都往我身上爬，又往我身上跳，想跳到我頭上！

我打不過狗，打蚊子應該沒問題，可是我沒有打牠們；我也可以打死螞蟻，我也沒有傷害牠們。這些老鼠來的太多了，有的往我頭上跳，我用手擋牠；牠就咬住我的手，把我的手都咬得流血了！牠們這樣惡劣，我想：「不抓牠們了，由牠們咬吧！」一不想理牠們，沒有好久，大約有二十多分鐘吧？牠們也跑了。

第五關──毒蛇關

第五天，也不知道什麼地方來一堆毒蛇，大的、小的、長的、短的，這些蛇來了。本來我那個地方，平時是看不見蛇的，可是那天晚間牠們都來了，也想要咬我。我也是想：「就給牠們咬好了，咬死算了！」結果也不咬，都自動地退走了。

第六關──百足關

第六天來的是什麼呢？是百足（蜈蚣）。這些百足也不知有多少？也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大的百足有三、四寸那麼長。我在西樂園、大嶼山的慈興寺，見過這麼大的百足；可是在那以前，我沒有見過有那麼大條的百足。

這一次百足也是四面往茅棚上爬，搭在茅棚上的草都被爬得唰唰響，很威風的樣子。在這個時候，我想：「這又是狗，又是蚊子，又是螞蟻，又是老鼠，又是蛇，又是百足，這是怎麼回事呢？不管了！不論你什麼來，給你咬算了！」一對牠們不生恐懼心，也不生瞋恨心，結果牠們也都自動地撤退了。

第七關──異香撲鼻

第七天，來的這個不同了！什麼呢？有一股香味。這股香味簡直人間沒有這樣子的香味，真是異香滿鼻！等過了這七天以後，就比較平靜下來了，所以這七日的難關都打破了。

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說，不可說的，很多是你想不到的事情！我說出來，會把你們都嚇死的；鬼也見過，神也見過，妖魔鬼怪都見過，我是從這裏邊翻筋斗出來的。那時候，譬如：今天我就知道明天誰來，姓什麼，叫什麼，我都知道。你相信嗎？再告訴你，他來幹什麼，我也知道。可是他來了，我還像不知道似的。

32.守孝無限期

喪禮之後，就在母墳旁，親友為上人搭了一個Ａ字型的茅棚守孝；小小的茅棚，要彎著身子才能進去。四月初八，上人就到哈爾濱市南平房站的三緣寺，得到上常下智老和尚應允出家。上人受沙彌戒後，又回到墓旁。守孝期間，拜華嚴、禮淨懺、修禪定、習教觀，日中一食，閉目靜坐於茅廬裏。

上人自述：

那時候沒有人送飯，我在那兒也不吃飯。到第七天以後，有人送飯來。誰給我送飯呢？是我父親。我父親那時候已經七十多歲了，他叫我回去，不要再守孝了！一邊講話，一邊落淚。本來七天沒有吃飯也不覺得餓，我把飯吃了以後，就告訴父親：「以後不要給我送飯了！家裏的人給我送來的飯、東西，我不吃。」

我守孝，原本打算餓死在那個地方，什麼時候餓死就算了。餓了幾天，有人看我沒吃飯，就給我送飯去，我才勉強吃一點了。守孝的時候，我吃過草根、樹葉。有一次我在草地找到一個蘑菇，沒想到吃了這個蘑菇，整天都會笑，我才知道蘑菇裏有笑菌！

我在墳上守孝，還繼續叩頭，那時候已經出家；出家為了想截斷生死的長流，不再生死流轉。我父親不知道我想出家，等我守孝的時候，他才知道。

我一舉一動都是本著孝念來做的，不是說像某人守孝多少年，我這是無限期的。因為，我時時刻刻都追念我父母，我不敢做錯事；我若做錯事，這就是個不孝的子弟。你問我守孝幾年，我到現在還是一樣在守孝，這是沒有限期的，我也不知道是幾年了！

因為這個，我對老人都特別好，我要養大家的老。為什麼我要養大家的老？我是還報大家。因為人人稱讚我怎麼樣盡孝，我實在是抱歉得很，沒有圓滿；所以，我要以所有的老年人做我的父母。「是男子皆是我父，是女子皆是我母」，我心裏真是做這樣的觀想：眾生都是過去的父母，未來的諸佛。

【後記1】上人法名安慈，字度輪，傳承金頂毗盧派；其後虛雲老和尚傳法，嗣溈仰，法號宣化。金頂毗盧派源於南朝齊、梁時，由寶誌禪師演派二十八字：

寶樹成行德蓮香，志願極樂懷安養；
紫金憲古永遠在，毗盧性海萬事昌。

後由昌海禪師續演四十字：

聞定靜宗道，慈福真法德；
正善印義祖，普弘信玄妙。
崇現本來少，性空圓明照；
思修常安果，親傳無為教。

上人自述：

達摩祖師傳法偈，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你們現在看見這個「結果自然成」，這個「果」就是你們這班「果」要自然成了，你看菩提達摩早就給你們授記。六祖大師也說「菩提果自成」，預先就是知道有這麼多的「果」，將來都會自然成。那個「果」也就是這個「果」，這個「果」也就是那個「果」，沒有兩樣的，都說的是你們現在這一班「果」。

說到我們這個「果」，能普遍到整個世界去，這叫「結果自然成」；自然到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地方都會結你們這種果。什麼果？菩提果。六祖大師恐怕大家還沒有明白，所以就說明顯一點：「菩提果自成」。現在（指當時1969年，上人講解《六祖法寶壇經》期間）你們每個菩提果要自己成，我不能幫忙你們；如果你不自己成，那是自暴自棄。現在我告訴你們，你們都要成了！你看趕著這麼巧，你們的名字都趕到這「果」字上了。我們宗派也是說到這個「果」字上，說得很妙的，
說：「思修常安果，親傳無為教」；這個「思修常安果」，才能「親傳無為教」，你們將來要親傳這個無為教。

33.日中一食

上人守孝期間，發願遵守佛制日中一食。此後，「日中一食、衣（袈裟）不離體」為法界佛教總會的家風。上人常常告誡弟子：「福不可享盡，話不可說盡；受苦是了苦，享福是消福。我們萬佛聖城吃的菜蔬，是菜市場不要的菜，我們撿回來吃。我們萬佛城出家人都吃一餐，省下糧食給沒有飯吃的人吃，這是真正捨己為人！」

上人自述：

我從年輕的時候，就願意代替眾生受苦。我所應該享的福，都送給大家；大家的苦，都交給我受。那時正是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時候，我在母親墳上守孝，有人告訴我，說：「日本人把中國人抓去做勞工，吃不飽，也不給衣服穿；很多人凍死餓死，日本人就叫狗吃這些死人！」我想起這麼多人沒有衣服穿，沒有飯吃，很多人餓死凍死；所以我就發願，我願意一天吃一餐，把我早晨這一餐和晚間這一餐，都留給沒有飯吃的人吃。

有人說：「這種行為太愚癡了！因為沒有飯吃的人，得不到你所省下的飲食。」但是各位要知道，物質不滅；我不吃的東西，這飲食始終會在世界存在的，終會有人來吃的。我看《四十二章經》說：比丘「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勿再矣！」因為這樣，我發願吃一餐。

東北天氣冷的時候，常常是零下三十三、四度；零下三十八度時，一定會凍死人的。在那麼冷的天氣，我又發願不穿棉衣服，就穿單衣服，冬天夏天都穿三層布，也不穿毛線衣服。甚至以後，我連襪子、鞋子也不穿；我在雪地上光腳走，腳不會凍壞的。我把衣服省下來，迴向給沒有衣服穿的人；這也是物質不滅的一種方法，一定會有人用的。

講起這個，有一個很可笑的事情。我有個徒姪他十八歲，年紀輕很活潑。他看我不穿鞋、不穿襪子，他也試試在雪地上走一百多步遠，他的腳就凍得腫得很大。他趕快跑到廟上，有半年不能走路。我那時候二十多歲，他十八歲比我年紀還輕，他就受不了；不單他受不了，和我差不多年齡的人也都受不了。

人要有願，佛菩薩會滿你的願！因為我發願我不穿棉衣服，以後不穿棉衣服，也不凍了；我發願日中一食，沒吃那麼多飯，也不餓了。在以前不是吃一餐的時候，我每一餐要吃五碗飯，一天一十五碗，碗是普通吃飯的碗。我因為年紀輕，身體也不小，所以吃五碗飯。但是發願吃一餐以後，最多只吃三碗飯，不論大小碗；大碗吃兩碗，小碗吃三碗。省下來十二碗飯，給沒飯吃的人吃。因為他們有飯吃，就可以生存下去，命可以活得長一點。我吃一餐就是這個原因，我這才是真正的「共產」！

我從小生長在貧苦家庭，所謂「富家一席酒，窮人半年糧」；在我還未出家，在母親墳邊守孝時，我已開始每天只吃一餐。我的弟子多數都是吃一餐的，不單出家人吃一餐，在家人有很多也都吃一餐；他們也願意學我這個笨法子，在科學時代用這個笨法子來修行。可以說是不會算賬，不會算數，又可以說算得很清楚。我們不吃的東西，給其他人吃，和其他人結飲食緣，相信盡未來際都不會餓死；因為我們怕餓死，所以把應該吃的東西，留它一些慢慢吃。

【是年大事】1937年7月7日，日軍襲擊蘆溝橋，中國軍退出北平，中日大戰爆發。

問：上人出家以來，一直堅持著「日中一食」、「夜不倒單」的戒律生活。你這麼受苦，有必要嗎？

上人：省下我的糧食給眾生，省下我的衣服給眾生；我曾許下願：法界眾生一切苦難，都由我一人代受。

問：師父為什麼不穿好點的衣服，也不吃好的東西？

上人：我如果吃好穿好，我的徒弟也一樣要吃好穿好，這樣還能修行嗎？

34.十八大願

上人披緇結廬，守孝到同年夏天六月十九日，當天他在佛前發下大願：稽首十方佛，及與三藏法，過去現在賢聖僧。惟願垂作證，弟子度輪，釋安慈；我今發心，不為自求人天福報，聲聞緣覺，乃至權乘諸位菩薩。唯依最上乘，發菩提心，願與法界眾生，一時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一）願盡虛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菩薩等，若有一未成佛時，我誓不取正覺。

（二）願盡虛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緣覺等，若有一未成佛時，我誓不取正覺。

（三）願盡虛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聲聞等，若有一未成佛時，我誓不取正覺。

（四）願三界諸天人等，若有一未成佛時，我誓不取正覺。

（五）願十方世界，一切人等，若有一未成佛時，我誓不取正覺。

（六）願天、人、一切阿修羅等，若有一未成佛時，我誓不取正覺。

（七）願一切畜生界等，若有一未成佛時，我誓不取正覺。

（八）願一切餓鬼界等，若有一未成佛時，我誓不取正覺。

（九）願一切地獄界等，若有一未成佛，或地獄不空時，我誓不取正覺。

（十）願凡是三界諸天、仙、人、阿修羅、飛潛動植、靈界龍畜、鬼神等眾，曾經皈依我者，若有一未成佛時，我誓不取正覺。

（十一）願將我所應享受一切福樂，悉皆迴向，普施法界眾生。

（十二）願將法界眾生所有一切苦難，悉皆予我一人代受。

（十三）願分靈無數，普入一切不信佛法眾生心；令其改惡向善，悔過自新，皈依三寶，究竟作佛。

（十四）願一切眾生，見我面乃至聞我名，悉發菩提心，速得成佛道。

（十五）願恪遵佛制，實行日中一食。

（十六）願覺諸有情，普攝群機。

（十七）願此生即得五眼六通，飛行自在。

（十八）願一切求願，必獲滿足。

結云：

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問：上人的十八大願，是在何種情況下立的願？做為上人的弟子該如何發願做到？

上人：小孩子一生下來，沒人教就會吃奶；你要是學來的，那就不是你的。菩提心要自己發，你照葫蘆畫瓢，描一描，這未免太造作了。我當初什麼都沒有，也不知道誰發了什麼願，我就這麼冒冒失失地發的願。我有一個弟子，也照我這個願發願，可是到今天也沒學成，還是依然故我。因為我是個「鬼」樣子，他們是人，所以他們學不來我這個「鬼」樣子。

問：為什麼菩薩發願，都以不願成佛，為他達成願力的條件？

上人：這不是菩薩，這是鬼；鬼墮到三惡道了，他想成佛也沒有那麼快，所以他慢一點，像我一樣。我這樣說，你們一定不相信，你們看我和人是一樣的。為什麼我說我是鬼？因為我度了一些鬼，把我拉到地獄去了，想出來也沒有人拉我，所以就在地獄裏遊戲遊戲。我看這些鬼朋友都受了那麼多苦，所以我想等這些餓鬼都成佛了，我再成佛，雖然比不了地藏王菩薩那個願力，說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我這是只要還有個鬼，我也不成佛，這樣地獄還不一定空。我說的是在我這個時候的鬼，我不管將來的，那是另一個時候的。

問：像颱風、地震或是戰爭，是人們的共業而有的果報。上人的願力使眾生減少業力，是不是與因果的觀念不同？

上人：我是求十方諸佛菩薩，改變像颱風、地震或是戰爭這個事情。雖然說定業不可轉，什麼是定業？定業也沒有一定的標準。我們怎麼知道這是定業呢？這個人會殺人，怎麼知道要是有人給他說說好話，他就會不殺了呢？怎麼知道這兩個國家要作戰，有一個人要是居中調解，他們就不戰了呢？怎麼知道你身上生了瘡，有醫生來用一點藥治療，就沒有生命危險了呢？要是不可能改變，我們有病，誰也不需要找醫生來治。

35.裏二外八

因為孝名遠播，不但在家人受感動來護持，甚至出家人也來供養。有位唐玉明老居士，發心每天親自送飯。當時是夏天，正逢雨季，道路泥濘不堪，上人體恤唐居士年紀大，對他說：「雨下不停，往返困難。我這兒備有乾糧，可吃上二十多天，你等天晴再來。」唐老居士信以為真

，等到天氣放晴後送飯來。他這時候才知道上人端坐用功，已經有二十三天未進粒米。上人告訴他，每日專心禪坐，不覺飢餓。上人修行是行人所不能行的、忍人所不能忍的、吃人所不能吃的，「裹二外八」的故事，可以略窺一斑。

上人自述：

我在守孝的時候，還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對不對？有人說是對，有人說不對。說對的人，他就說好；說不對的人，他就說是壞。什麼事情呢？那時候村子很多人供養我，有的買一點這個東西，有的就送一點那個東西；總而言之，都是可以吃的，可以穿的這些東西。

我在墳上守孝的時候，有個叫止一的比丘，止就停止的止，一就一個的一，他意思大約也就是一天只吃一餐。這個比丘的神通大的很，什麼神通呢？能吃。他也是一天吃一餐，這一餐吃多少東西呢？可以裝十磅這麼大的碗，他可以吃三大碗！他吃得快得很，真和那餓鬼吃東西是一樣的。他想我在守孝，怕我沒有東西吃；他送了一竹筐的「裹二外八」──北方的窩窩頭。因為做窩窩頭的時候，兩個大拇指放在裏邊，其他八個手指頭放到外邊這麼作，所以窩窩頭又叫「裹二外八」。

我一天吃兩個，三個禮拜才吃完。當時天氣熱得不得了，我那時候什麼也不管，沒有把它拿到外邊去吹吹風，或者曬一曬；最後這些窩窩頭裏邊、外邊，都長了差不多有一寸半那麼長的毛。窩窩頭壞成這個樣子，如果把它丟了，這是人家供養的；尤其是一個比丘送的，我那時候僅僅是一個沙彌。若不丟它，這東西真難吃，又辣又臭，從來都沒有吃過那麼難吃的東西；現在想起這個味道，甚至於還要作嘔。我那時候把毛拿走了，還是吃了。

有人到那兒去，看我吃這個東西，就叫我不要吃，說吃了會生病。我說：「生病？什麼叫病？」「你在這兒生病，就不能修行了！」我說：「那死了更好，何況病呢！」吃完了也沒有病，什麼事情也沒有！當時真是把身心都放下了，所以吃這種東西也可以吃，我相信當時怎麼難吃的東西，我都可以吃的。

【後記】有一個從吉林省來的老太太，給上人送飯。上人閉目，不吃也不看；老太太說：「你慈悲慈悲我吧！」上人還是不動，也不睜眼。她給上人叩了很多響頭，叩得額頭起疱包，嘴裏不住地說：「白孝子，你慈悲慈悲我吧！」直到上人睜眼看看她，她才心滿意足地走了。因為她相信上人看看她，能消她業障，她往生一定會去好的地方。

36.六祖預言

有一天，上人打坐的時候，見到了六祖惠能大師。大師告訴上人，將來他會到西方去弘揚佛法，五宗會分成十宗，所遇的人無量無邊，教化的眾生多如恆河沙，不可悉數，這是佛教在西方真正的開始。說完話以後就不見了，上人這時才猛然想起：「哦，六祖不是唐朝時代的人嗎？」（六祖大師已於西元713年入涅槃）如今六祖大師的話應驗了，上人將大法西傳，教化許多西方人出家修行，上人是在西方建立三寶的第一人。

上人自述：

有一天，也不是白天，也不是晚間，就是天將要黑的時候，六祖大師到我這兒。我看見一個和尚來，穿著灰袍子，五、六十歲的樣子。他和我講一些道理，告訴我怎麼樣修行；又說：「你將來會到美國，遇到一些什麼樣的人……。」就這樣，說完了，忽然間就沒有了。這時候也不是在睡覺，會看到六祖大師，真是很奇特！

【後記】1968年，美國三藩市暑期楞嚴講修班結業之後，有五個美國人出家──三男二女。1969年，這五位出家人在臺灣基隆海會寺受具足戒，這是西方人正式有比丘（尼）的開始。三位比丘名為：果前恒謙、果寧恒靜、果先恒授；二位比丘尼為：果逸恒隱、果修恒持。

上人自述：

你們只知道師父收了很多美國徒弟，卻不知道這是不容易的！人家做不到的事我來做，感動了他們。我在1962年（45歲）到了美國，準備造就出一些西方的人才，翻譯中國的經典，可是因緣還沒有成熟，所以在美國隱遁了六、七年。等到1968年，好像因緣成熟了，美國人源源而來。第一個暑假班，由西雅圖華盛頓大
學來了三十幾位大學生，我給這些大學生講《楞嚴經》九十六天，這是美國人認識佛教的一個開始，美國佛教的一個開始。

在「暑假楞嚴講修班」結業之後，有五個美國人出家，1969年我派他們到臺灣海會寺去受戒，這是西方人正式有比丘（尼）的開始。1968年的新年，我就計劃暑假講《楞嚴經》，我在正月初一對信眾說：「今年美國的佛教，會開五朵蓮華！從這五朵蓮花開始，將來會開出來千萬朵，把佛教傳到西方去！」當時美國沒出家人，一般人也不知道我說的是什麼意思；等到秋天，有五個美國人出家，他們才明白，說：「師父在正月初一講過，今年佛教會開五朵蓮華；現在

有五個人出家，原來是指他們！」以後陸續又有人來出家。

我在美國所收的出家人，他們不容易得到我應允；他們都跪在我面前，要求過三次以上，說：「我想要出家做比丘！」第一次我說：「你再考慮清楚，我給你一個時間，再來對我講。」或者三、五個月，又來說：「我一定要出家！」我說：「你再考慮！你真覺得可以吃一餐，也能坐單，受得了出家這個苦，再來對我講。」跟我出家都要吃一餐的，一大早三點半起身，四點鐘做早課，到晚上十點鐘休息，天天都是這樣子，所以這些美國人出家是很不容易的。現在宣布這五個出家人的名字：

頭一個是果前，字恒謙。他過去覺得這世界沒有可留戀的，自己好像一個遊人，無家可歸；現在遇到佛法了，以出家為歸宿。

第二位叫果寧，字恒靜。他也是覺得人生沒有什麼意思，等他遇到佛法，才知道真正的真理在佛教裏，所以就出家了。

第三位是果現，字恒授。這個青年人是與眾不同，他想研究人生的真理、究竟的歸趣、以及生死的問題，所以也就出家了。

第四是果逸，字恒隱。這個年輕的女子，一直想要把人生的問題真正瞭解；現在遇到佛法，知道這是值得研究的，所以也就出家修行了。

第五位是果修，字恒持。她對這個世界認識得很清楚了，把一切都看破、放下，一心要修道。果修曾經說過幾句話：「果必能得，修諸福德；恒念定慧，持戒成佛。」這四句是她自己作的，很有道理。

這是五位西方人大概的出家因緣，要是詳細說，那要很長時間才說得完。今天我為你們五位排名，默默中有不可思議的境界。我給你們取名字，給每個人取的名字，都有他的因緣；這個事情雖然是不太大，但是也不小，裏面都有前因後果。

你看！西方人這麼久的時間，真正明白佛的人很少很少的，現在這是一個開始。再說一個迷信的話，也是一個不迷信的話；在你們前生都發過願，說我們有個師父，他將來有願力要到美國去弘揚佛法，我們做弟子的應該發願先去那個地方，做那個國家的人，幫助師父完成心願。你們都是乘願而來的，不要忘了你自己的夙願！

【附記】譯自美籍女弟子果逸的記錄──
On the plane from New York to San Diego, on February 12, 1973, Shifu said, “Write this down. It’s a secret. Don’t let the others know yet. I wrote this verse many years ago. Seeing this verse, you all should know what you are all about.”

The next morning at Upasika Phuong’s home, he said to Heng Chih, Heng Hsien and me, “The verse I told you about yesterday was written while I was cultivating filial piety beside my mother’s grave. At that time the Sixth Patriarch and I talked about these matters. I observed the conditions yesterday and saw that you Bhikshunis could know this vow; these are affairs which took place several decades ago.”

【中譯】1973年2月12日，在紐約飛往聖地牙哥的班機上，上人（56歲）說：「『前謙寧靜恒授先，逸隱修持五朵蓮；1968楞嚴會，宣揚佛教化有緣。』把它記下來，這是一個秘密，不要讓旁人知道！在很多年以前，我就寫下這個偈頌。看到這個偈頌，妳們會知道妳們是誰了。」

次日早晨，在方居士的家，上人告訴恒持、恒賢和我：「昨天告訴妳們的偈頌，是我在母親墳上守孝期間（1936至1938年）所寫的，那時候六祖大師曾和我談到這些事情。我昨日觀察因緣，看出是讓妳們比丘尼知曉這事的時候了，這可是發生在幾十年前的事。」

37.依願救人

上人廬墓期間，凡有難症重病者往求，以誠感誠，皆得如願獲救。四十餘歲的張李氏，患嘔吐病四年，醫藥罔效。聽聞上人治病奇效，趕到廬前跪拜求救。上人詳解人生道理及疾病由來，令其懺悔，虔誠念佛。病婦從此每日頂禮上人法相，經過二十一日，不藥而癒。

平房村後二道溝，有個張姓婦人癱瘓三年。聞說上人靈驗，乘車到廬前。上人說：「我不懂醫理！妳想得救，惟有以誠感誠，改過遷善，並持齋念佛，必有感應。」婦人聽從上人教示，恭請上人法相一幀，供於宅中；每日禮拜，百日後癱症痊癒，於是闔家皈依，發願供養三寶，力行諸善。

八家子村的戴國賢，患肺疾已不治；絕望之餘，求上人救命。上人教他至誠稱念南無觀世音菩薩，並發願戒殺茹素；戴國賢歡喜信受，上人為之灌頂。他頓覺清涼，精神爽利。自此皈依三

寶，虔持〈大悲咒〉，及觀世音菩薩名號不輟，如願病癒。

東井子屯的王鳳儀，全家皈依上人。其弟鳳九之子，患病甚重。鳳九於佛前，連續一週頂禮叩求上人救子。一日夜夢上人來，送其子一粒藥丸。鳳九夢醒，其子果然病癒，親友因此皈依三寶者甚多。

上人守孝時，一個有病的女人來看上人。上人當時頭髮長到腰際，他把他的頭髮剪下來給她，教她作成一個帽子戴著，對她說：「妳保存著！妳念阿彌陀佛，病慢慢就會好。」後來她的病就好了。

有次，有個小孩子在地上玩，有一條含有劇毒蚰蜒鑽進他的耳朵裏。小孩子剎那間面色青白，頭痛地哭叫不停。他的家人急忙跑去找上人，上人為他念〈軍吒唎菩薩咒〉，小孩子才沒事。

38.悲救產難

唐姓婦人分娩難產，奄奄一息！其家人向上人求救，長跪不起。上人囑咐闔家焚香，稱念南無觀世音菩薩；發願年年茹素百日，便可平安生產。其家人返家，依教奉行，婦人產難終於化解。

上人自述：

女人生小孩子，有的很難生產；小孩子一天也生不出來，兩天也生不出來，甚至於三天、五天都生不出來。產婦這時候最痛苦了！為什麼會這樣？就因為有妖魔鬼怪來障蔽，令她非常痛苦。

我記得在母親墳上守孝的時候，遇到一位姓唐的婦人；生小孩子生了三天，也沒有生出來。她的家人就到墳上，問我怎樣才能容易生產？我就教她們念觀世音菩薩名號和〈大悲咒〉。回去念了沒有好久，產婦就生了；但是胎兒已經死了，大人還好，平安無事。這都是觀音菩薩特別的感應！

39.秀才皈依

上人守孝的地方，原是荒郊墓塚旁的一間小茅棚；前往求見的人絡繹不絕，小茅棚竟變成鄉里民眾尊崇的所在地。遠近慕名而來皈依者，不下二千多人。其中有一位前清秀才谷戒三，飽學多聞，國學根基深厚。當時正值新舊文化交替的時代，這類「不出門便知天下事」的秀才受人器重，一般有學問的人都很尊敬他。谷戒三平日以教書為業，對於佛法雖有研究，卻不得要領。他聽說上人的修持，抱著試探的心情，向上人請益。上人告訴他修行的要旨，和不立文字的心地法門。他聆聽教誨後，心悅誠服地皈依上人。民國32年（西元1943年），谷戒三立脫而逝，面目如生。

40.開啟智慧

鄰村有個十四歲的唐姓學生，身體多病，腦筋也不靈光，讀過的書總是記不住，他的父母、老師對他都莫可奈何。他聽聞鄉親讚歎上人智慧超凡，心生敬慕。有一天，他邀約同學共十六人，到上人跟前，要求皈依三寶，拜上人為師，懇求上人慈悲，開啟智慧，讀書易記。上人慈悲教授讀書法「三到──眼到、口到、心到」、「三上──路上、廁上、枕上」，學生們聽教，頗能心領神會；回去後，果然智慧大開，父母、老師都難以置信他們的進步，從此要求皈依上人的學生很多。

41.乞丐造命

有個乞丐叫紀大福，也前往茅廬叩拜上人。他請問上人：「為什麼我今生如此貧窮？」上人就為他講解三世因果的道理，並告訴他：「經書上說：今生富貴是何因？是因為前世齋僧，布施窮人；今生貧賤是何因？是因為前世慳吝，不肯救濟窮人。」

紀大福說：「我常自省沒做虧心事，卻窘困到沿門乞討的地步，想必是前世吝嗇，不知布施的報應。你可有什麼辦法來挽救我的未來？」上人回答：「君子有造命之學，只要你從現在開始

，努力去做善事，廣積陰德；你可以為自己創造一個新的命運，哪有什麼福求不到呢？過去有一位朱琦，也是乞丐，自從他明白因果報應的道理，努力積功累德，修造雙善橋，來世投胎在帝王之家，享受太子的尊榮富貴。這不就是挽救自己命運的辦法嗎？」紀大福聽了十分歡喜，發願從此積善修德，並且請求皈依。

從那時起，他行乞時，口中綿綿密密地念著「南無阿彌陀佛」。乞討得來的錢、米，濟貧助人；經年累月，不遺餘力。民國29年（西元1940年）冬天，他預知自己往生的日期，在念佛聲中安詳而逝。

42.點化悍婦

上人住的村子裏，有名婦人叫袁慕航，以潑辣兇悍而著名。她不僅不敬丈夫，還打罵公婆，與妯娌不睦，和鄰里交惡；除此之外，平日不敬鬼神，還惡意譭謗，更遑論相信因果之說。總之，她是好事無緣，壞事有份，村子裏的人都視之為「母老虎」。

有一天，她跟著別人到守孝的地方，看見上人結跏趺坐，雙手合掌，面西而坐，嘴裏不斷地念著「南無阿彌陀佛」。她一臉不解地問上人：「你在做什麼？」上人回答：「為報答母親養育之恩，我念佛號超度她老人家，希望她早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略盡人子之道。」

袁慕航一向不信鬼神，聽到後更加疑惑，又問上人：「人死了之後，真的會變成鬼嗎？」上人回答：「何止人死才有鬼？有些人在活著時，有鬼心、說鬼話、做鬼事，和鬼有什麼區別？恨人的就是赤臉鬼，怨人的就是黃臉鬼，惱人的就是白臉鬼，怒人的就是青臉鬼，煩人的就是黑臉鬼。如果用恨、怨、惱、怒、煩來待人處事，就是五鬼鬧宅，家庭絕對不平安，不但會傷財受氣，也會有飛災橫禍臨門。」

上人又告訴她：「人心就是神，神就是心；做事不愧於心，就是對得起神。如果違背良心，就是欺騙神；死後必會墮入地獄，受盡各種痛苦，那時妳想脫出地獄，遙遙無期！因為眾生背覺合塵，迷真逐妄，將來就會受果報。若能背塵合覺，捨妄歸真，也就和佛一樣，永離六道輪迴，了生脫死。」

袁慕航一聽，驚惶不已，說：「我以前不知道做人的道理與本份，也不信因果報應，一味地胡作非為。現在蒙法師慈悲開導，感覺自己罪孽深重，後悔莫及！」她說著就大哭起來，跪地請求上人救她。

上人說：「妳既然知道以往的錯誤，這是妳天良發現，善根萌發的轉機。不必悲傷！人非聖賢，誰會沒有過錯？妳只要能誠心懺悔，再大的罪過都能消除。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妳改過之後，要去行善；以在家居士的身份弘揚佛法，勸人為善，皈依三寶。等妳功德圓滿，必能消除以前的罪過。為什麼呢？因為大惡人能改過回頭，就是大善；大善人造罪，也等於是大惡一般。」袁慕航聆聽開示，破涕為笑，歡喜地向上人頂禮三拜，要求皈依。

皈依三寶後，袁慕航不但痛改前非，念佛持齋，還到處弘法，勸化世人，十年如一日；受到她感化，皈依上人者有八百多人。鄰里親友見她與從前判若兩人，尊稱她「接引觀音」。

民國33年（西元1944年）8月下旬，她預先告訴家人說：「我原本罪大惡極，但因皈依三寶，改過向善，勸化世人的功德，師父告訴我，9月19日將是我往生淨土的佳期。你們不必悲傷，屆時只要幫助我念佛即可！」果然在9月19日當天，她合掌含笑，在念佛聲中往生了，享年69歲。

43.茅廬火光

上人為母廬墓守孝，服制將滿；臨近村人在初夜時分，忽然看見上人的茅廬著火，火光照得四周猶如白晝。村人擔心上人的安危，忙奔走相告。等眾人擔水急往撲救，發現茅廬並無著火，上人正端坐在廬內念佛。從此之後，信仰上人之人，日益增多。

上人自述：

在守孝的時候，我那兒本來沒有著火；有幾次，鄉下人就以為著火了，去看也沒有什麼！那時候，也經過一次地震。

有一天晚間，我在那兒坐禪，正在無人、無我，什麼都空了，忽然間覺得動了，晃晃悠悠地晃起來。我自己就想：「這是什麼魔？他可以把我的身體都搖動起來，這個魔的力量真是不小！」

第二天，有人告訴我有地震，我才知道是地震。那個地震很奇怪，井裏本來應該是往上出水的，那次地震，我那地方有一個井，就往上出火。火山會冒火，這個井也不是火山，它也冒火，所以這世界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我相信有人想：「那一定是井底下有硫磺，與火山相連，所以往外冒火。」也許是這樣。

【後記】2005年3月，易象乾夫婦參加譚果式居士舉辦的朝聖之旅，參訪幾處上人生平重要的地方。以下是易象乾博士（易果容）參訪東北的印象：

我們搭乘巴士，由哈爾濱往南，到了上人長大的小村。它是偏居於一片大平原的鄉下，耕地四通八達，一望無際；只有稀疏的樹木，並沒有山丘。我們在三月底到達，日常最高溫是華氏二十幾度（攝氏零下三、四度）。即使是出太陽的日子，又穿著很多件高科技製成的冬衣，我還是感覺凜冽寒風，穿心透骨。我們看見成堆的高粱稈，疊放田邊，令我想到當年上人在亡母墓旁打坐時，只穿著三層布衣；高粱稈架起的小茅廬，曾經給過上人多麼微不足道的保護！

……上人的一個姪孫指出上人廬墓打坐的大概地點，大約離村子有一里半之遠。現在墓已不在，老宅子也不見了。「三緣寺」再往北一小時車程處，更是杳無蹤影……。少數人還記得上人，大多數的人是聽聞過他的事蹟，都以他是東北人為榮！

▲Top

|目錄|上一頁|下一頁|